

# 中国式“逆城市化”思考

刘伯全<sup>1</sup> 齐晓晨<sup>2</sup> 宋怡涵<sup>1</sup>

1. 辽宁省人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 沈阳荣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摘要:** 本文以“逆城市化”为切入点,对中国出现的城市人口流失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并将其与经典的“逆城市化”模式进行对比,总结归纳了中国式“逆城市化”的两种模式。针对此提出了中国式“逆城市化”的两级性、双趋性和必然性,以及对“逆城市化”应合理引导,宜疏不宜堵的城市规划策略。

**关键词:** 逆城市化; 经典模式; 中国式

## 一、经典“逆城市化”模式

1976年由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里首先提出:城市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是城市发展的新特点。“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传统城市发展周期论认为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而其中的“逆城市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

1. 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是城市上层,富有阶层;
2. 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
3. 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
4. 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上面的介绍是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逆城市化”,也是国外许多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所经历过的模式,体现了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与修整。

## 二、中国式“逆城市化”:生活更好or生存不了

人们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普通大众不会从城市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个体而言,自己或者让后代过更好的生活,是显而易见的内在驱动力。对于“更好”,我们可以理解为享受更多的资源,接收更多的信息,生活更便利,生活环境更舒适,生活成本更低……但是,这些更好的要求对于城市自身发展来讲,是有矛盾的。城市在积聚发展壮大过程中,产生了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犯罪增长、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各种城市问题。这就意味着城市资源更集中了,但是生活环境质量下降了;城市信息更多了,但是生活成本更高了。于是,有些人进入城市,有些人离开了城市。

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当城市人口流动不因内在驱动力为主导,而是以外在驱动力强加给个体,也会出现上述人口流动的现象。外在驱动力更多的表现在政府政策层面上,相对于内在驱动力更加强硬,当这两个力方向相反时,个体离开城市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生活更好”,而是在城市中“生活不了”,离开城市是被迫的选择。

根据目前中国的户籍政策,特权阶层很容易做到人户分离,即户口在农村,人在城市生活工作。特权阶层的“非转农”绝大部分也只是名义上的“非转农”,实质是在享受近来国家政策对农村的倾斜并且同时享有城市的优越。城市近郊土地价格随着城市发展扩张,近年来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拥有农村户籍的人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巨额收益。

与其相比,大量被迫“非转农”的平民阶层的境况要凄惨的多。平民阶层的组成主要有两类,一是“农转非”后又想“非转农”的农民,二是农村大学生。

综合上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对经典的“逆城市化”与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进行对比分析:

	经典“逆城市化”模式	中国式“逆城市化”模式
主要人群	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	城市富有阶层精英群体 外来务工者城市低收入人群
人流去向	城市周边,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郊区	自由选择在城市或者乡村别墅区生活 逃离城市,回到原籍
发生强度	中等	可发生 可不发生 强制性发生
实质表现	走出城市来到郊区,让生活更美好	远离都市喧嚣,找寻内心宁静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的生活太难了,老家才是温暖的避风港

## 三、中国式“逆城市化”现象下的反思与憧憬

通过上面的对比,对于中国式的“逆城市化”可以建立起这样的认识:

1.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两极性: 主要指这种现象发生的人群主体,占据了社会构成的两端,一端是富有的同时有着大量空闲时间,可以去追求更多精神享受的“城市上等阶层”,而另一端则是在城市中以辛勤的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收入人群;这两类阶层,虽都具备了从城市向郊区、乡村移动的“逆城市化”表现,但其本质却截然不同,虽然都始于“让生活更美好的”生活诉求,但前者更为主动,后者则较多体现出无奈之下的被动特征。
2.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双趋性: 主要指这种现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体现出两种趋势: 一种趋势是积极的,即促进城市郊区和乡村的发展。因这些从城市“逃离”出来的人们,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城市的理念,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若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这从目前许多大城市中的“城中村”现象可见一斑。但正因如此,另外一种消极的趋势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劳工荒”产生了“城市病”,城市边缘的过度开发使城市中心“动迁难”。

3.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必然性: 主要指这种现象在现阶段的中国国情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发展中的“阵痛”。从上面谈到的两极性来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还未在占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中普及,对待时不应有恐慌心理;而从“双趋性”来看,则应对此趋势合理引导,化不利为有利,扬其优点,去其糟粕。

4.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引导性: 主要指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的几点设想: 治“逆城市化”之水,宜疏不宜堵。首先,在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中,应把此种现象作为一项重要的设计条件,考虑进来。其次,要对城市形态进行深层次研究,提出适应并契合中国式“逆城市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摒弃“摊大饼”,避免“生产与居住的混乱之治”。

## 参考文献

[1]Counter urbanization.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 [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unter-urbanization.  
[2]孙群郎.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J]. 世界历史, 2005, 1:19-26.